

著 名 學 文 界 世

亞 沙 姆 湯

著 原 溫 吐 克 馬
述 譯 雄 世 周



小引

湯姆沙亞是一部少年底奮鬥史，它描寫着一個少年如何在苦難中成長起來。湯姆·沙亞這一個孤苦伶仃的孩子，他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所有的祇是凌虐、歧視。他以頑皮著稱，曾頑皮地去做過海盜；可是想不到當他幹着這些奇怪勾當的時候，他和他的另外一個頑皮朋友，卻發現了罪惡的事情，但那罪惡不會被其他的人們所知曉。湯姆·沙亞受到良心的驅使，終於把罪犯告發了。這裏，他險些兒失去了性命，罪犯逃了，他卻給人家愛戴着，他的學校特別替他開一慶祝會，就在這慶祝當兒，他和他的小愛人，迷失在山洞中，又在山洞狹路，遇到以前的罪犯，罪犯仇視着他，恨不得立刻殺死他，結果那罪犯卻自己跌死在山谷中，湯姆得到了最後的勝利。罪犯底埋藏在山中的贓物，也全部屬於他，可憐的貧苦的他終於變成一個富翁。

作者馬克·吐溫 (Mark Twain, 1835-1910) 是美國有名的文學家，他是被稱為美利堅市民層的嘲笑者，他底筆調是多幽默，把假道學偽君子們的面具都剝了下來。他底原名是克勒門茲 (Clemens, Samuel Langhorne)。此外的著作有海外的愚夫、徒步漫游神祕的旅客、赫克來佩利等。

目次

一	打架.....	一
二	快活的粉刷匠.....	一一
三	戰爭和愛情.....	一八
四	在星期學校中的生活.....	二四
五	咬人蟲與他底戰利品.....	三四
六	湯姆和柏克薩卻爾的相識.....	三九
七	扁蝨遊戲和失戀.....	四五
八	湯姆想做一個海盜.....	六三
九	墳前的悲劇.....	六八
十	惡狗底狂吠.....	七六
十一	湯姆底焦慮.....	八四
十二	貓與興奮劑.....	八九
十三	三個孩子去做海盜.....	九四

十四	海盜底快樂生活·····	一〇二
十五	湯姆祕密回家探望·····	一〇七
十六	湯姆學習吸煙·····	一一二
十七	小海盜參觀自己的葬儀·····	一二一
十八	湯姆洩漏他夢中的祕密·····	一二四
十九	「我沒有細想」的罪·····	一三四
二十	湯姆代柏克挨打·····	一三七
二十一	教師底禿頭·····	一四三
二十二	洛克柏里也談着聖經·····	一五〇
二十三	莫夫溥德底得救·····	一五三
二十四	光榮的日間和可怕的晚上·····	一六一
二十五	寶藏的探尋·····	一六三
二十六	強盜挖掘寶物·····	一七三
二十七	追蹤的恐懼·····	一八三
二十八	伊江喬底巢穴·····	一八六

二十九	洛克柏里救援寡婦·····	一九一
三十	湯姆和柏克遊覽地洞·····	一九九
三十一	再度探尋又遭失敗·····	二一〇
三十二	出來他們被尋到了·····	二二〇
三十三	伊江喬底死亡·····	二二三
三十四	黃金的潮流·····	二三五
三十五	湯姆誘洛克柏里歸正·····	二三九

一 打架

「湯姆！」

沒有回答。

「湯姆！」

也沒有回答。

「湯姆！你又幹什麼去了？」

還是沒有回答。

那個老婦人把她的眼鏡向下一拉，從眼鏡片子的上端向屋子四週張望；然後又把眼鏡向上一推，從鏡片子的卜端再向週圍細看了一會。這付眼鏡是她的得意之物，也是表示她的資格的，她爲了時髦而戴這付眼鏡；現在好像很煩悶的樣子，眼鏡已變了贅累，上推下拉不停。不一會，她又大喊，雖然沒有發怒；但是聲音還是很響：

「你要是我找着了，我得……」

她低下頭去，用掃帚在牀底下亂撥，費了許多的氣力，所以這一句話也沒有講完就停止了。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一個小畜生！」

她自言自語走到大門口，站在那裏向花園裏蕃茄和毒草的叢中細看，卻依然不見湯姆，因而她提高嗓子，對着遠處喊道：

「湯姆呀！——你——你——你！」

她背後傳來一陣嗤嗤的笑聲，她立刻掉轉頭去，看見一個孩子站在煤屑旁邊。

「你在那裏呀？我倒想起那個壁櫥來了，你在那裏做什麼？」

「沒有做什麼。」湯姆嘻皮笑臉的回答。

「沒有做什麼嗎？看看你的手，再摸摸你的嘴，你還說謊話嗎！」

「姨母！我真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知道的，那是果子醬，還想賴嗎？我已對你說過好幾十次，要是你把果子醬吃完了，我要剝你的皮。」就完；她右手把左手的那條軟鞭拿過來，舉起來。

軟鞭在空中動盪，顯然危險已難逃脫。

「姨母！看你的背後啊！」

老婦人轉身向後看，用手攪起她的圍裙細瞧；湯姆乘機逃了，爬上那高而且寬的圍牆，跳了過去，便不見他的影子了。

普萊（她的姨母）站立着驚奇了一會，回想湯姆的詭計，不覺笑了起來。

「我要打死這個孩子！難道我不教導他嗎？他這樣玩弄我已不止一次了，這是應該的嗎？但是老糊塗是最糊塗的；天啊！他從來這樣玩弄人的，誰能知道明天的事呢？他好像知道如何使我發怒，他又知道要使我使我發了一回笑，就可以不受挨打，我沒有盡我的職務來教導這個孩子，這是上帝知道的，「愛惜根子即是誤了孩子。」這是古書上面說的，我真有罪，我們兩個人都痛苦，我雖知道他連一點規矩都沒有，但是，他是我已故姊妹的唯一愛子，可憐的孩子，我無論如何總不忍打他，我每次讓他出去我的心總是痛的，我每次打他的時候我的心肝都幾乎裂了；好罷！聖經上面說得好，「女人生孩子不過是幾天的痛苦。」我相信這話是正確的，他今天下午去玩要，我明天就要他工作以處罰他；在星期六工作是頂困難的，因為這天每個孩子都是休假的一天，他厭惡工作比厭惡什麼都利害，要不是我陪着他工作，這孩子將成廢物了。」老婦人自語了一回，就回到屋子裏去。

湯姆痛痛快快的玩了一會，赤裸裸的回家來，就幫助基模（一個小黑人）鋸第二天燒的木材，又劈燒晚飯用的燃料，（至少他是在那裏把玩耍的經過告訴基模）他的小兄弟（或者說是表兄弟）雪德，早就在參加工作，（拾着碎屑）他是一個很規矩的孩子，沒有冒過危險，也沒有遇過困難，一向是安分守己的。

大家吃晚飯的時候，湯姆總要乘機偷點白糖；普萊姨母卻常問他一些狡猾而深奧的問題，——因為要引出他的秘密來。她像一般頭腦簡單的人一樣，歡喜使用些別出心裁的法子以表示她的才幹，她並且

愛裝作沉思默想的樣子，找出一些詭計以表示她的機巧；她說：

「湯姆，學校裏比較熱些是嗎？」

「是熱些。」

「熱得厲害哩是麼？」

「委實熱得厲害。」

「你不要去洒水嗎？湯姆！」

湯姆嚇得一跳，感覺不安的神氣，他望了一望普萊姨母的臉色，覺得沒有什麼變故要發生，因此他就接着答道：

「不要，不怎樣十分需要。」

老婦人用手握住湯姆的襯衫，說道：

「你現在不覺得怎樣熱麼？」她一壁說着那虛偽的讚語，一壁想着，以為沒有別人知道他的襯衫是乾的；但是，湯姆卻知道她的用意，他早料到他的第二句話：

「我們都洗了頭，看見嗎？我們頭上還是濕的。」

普萊姨母發怒，她想了一會，就饒恕他這次偶然的錯誤，她這個詭計算是失敗了；於是又說道：

「湯姆，你去洗洗你的頭去嗎？解開你的短衫，脫下襯衫的領子我要縫它哩。」

湯姆臉上有難色，他解開短衫，襯衫領還是縫得好好的。

『可惡呀！你去吧！我知道你又洒水了，但我饒恕你，不過我祇能饒恕你這一次。』

她一半覺得她自己的智巧錯用，一半高興，因為湯姆現在很聽話。

但是雪德說道：

『現在我想起來了，你縫他的領子時不是用白線而是用黑線的。』

『我看見是用白線的。湯姆！』

湯姆卻不管這些，他走到門口時說道：

『雪德我要打你的嘴巴。』

湯姆在短衣襟上找得兩個大針，上面都穿着線，一個是白線的，還有一個是穿黑線的，他說：

『要是她沒有替雪德縫衣服的話，她是不會注意到的，真麻煩，有時她用白線，有時又用黑線，我只希

望她只要用一種就好了，我不能總替她穿線的，我一定要找雪德算帳，我要教訓他。』

雪德雖然是知道怎樣纔是一個有規矩的孩子，但還不是村上的模範孩子，湯姆卻很恨他。

湯姆過了二分鐘，一切煩惱都忘了。這並非因為他的煩惱比較一個成人的煩惱輕微，而是因為有新的趣味的事情發生，使他腦海中的煩惱消失，猶如一個人在新的歡樂的環境中忘卻了從前的困苦。他現在剛從一個黑人學來一種新奇的玩意，——吹噓。他正興高采烈的練習着，用舌尖向上彎曲作鳥鳴或顫

聲，音調異常尖銳；他細心練習，沒有幾天，便吹得很好了，他走到街上的時候，嘴裏總是吹着一種很和諧的調子，他覺得非常榮幸，他以為一個天文學家發現一個新星球的快樂，是不如一個孩子這樣快樂的。

夏季的下半天是很長的，現在還沒有黑暗，湯姆閒逸地吹着口笛，忽然一個陌生人站立在他的前面，一個比他大的孩子；在這偏僻的聖彼得堡無論誰都會覺得很奇怪，這孩子一向穿得很整齊，是很令人驚訝的，他的帽子很美麗，藍色衣服上有一排緊密的扣子，他的長褲子也是新的，腳上還穿着一雙鞋子，（這鞋祇是禮拜五穿的）而且還綁着一條緞的領帶；他好像在那裏指導湯姆似的，湯姆看得失神起來，對他凝視，他楚楚的衣冠，使湯姆覺得自己穿得太不相配，那個孩子也不說話，他們二人中有一個移動的時候，另一個就跟着移動，但是他們僅繞着一個圈子移動，他們面孔對面孔，眼睛望眼睛，相持了一會，湯姆說道：

「我要打你！」

「我倒要看看你試試哩！」

「我真要打你！」

「我料想你不。」

「嚇！我不敢麼？」

「你不敢的。」

「你以爲我真不敢嗎！」

「你真不敢。」

「敢。」

「不敢。」

他們氣忿忿地沉默了一會，湯姆又說：

「你叫什麼名字？」

「你問它作什麼？」

「你若告訴我你的名字，我就要做我的事情。」

「你爲什麼只說不做呢？」

「要是你敢說許多，我就做。」

「許多——許多——許多。現在你來呀！」

「你以爲你的氣力大嗎？是不是？若是我要打你的話，我綁起一隻手來也能把你打倒。」

「哦！你既然說能夠打倒我，爲何不動手。」

「哦！如果你戲弄我，我就要打你。」

「啊，是哪！你這樣子的好漢，我見過不知多少哩。」

「呸！你見過，你真見過嗎？！你戴着好漂亮的帽子哩。」

「你不歡喜這帽子，就潑點水在它上面，我料你是不敢的，假若你敢潑水，我肯拿雞蛋給你吃。」

「你是一個說謊者。」

「你真是一個說謊者。」

「你始終不敢動一動，你是一個好鬪的說謊者。」

「唔，我要走動給你看一看。」

「喂！你再瞎說，我就用石子將你的腦袋打破。」

「你認真敢麼？」

「我敢的。」

「你爲什麼還不動手呢？你爲何不打破我的腦袋？你害怕啊！懦夫！」

「我倒不害怕。」

「你害怕的。」

「我不怕。」

「你怕。」

又一會沉默，兩個孩子側着身子互相凝視，他們忽而肩靠肩的擠着，湯姆說：

「滾開去！」

「你滾開去！」

「我不走開！」

「我也不走開！」

他們站着不動，各人都用腳擺着勢子，顯出摩拳擦掌的模樣，互相虎視，但是沒有一個敢動手，他們經過一度掙扎，逐漸鬆弛下去，不過還是互相防備，湯姆又說：

「你是一隻膽怯的小狗，我要叫我的大哥來教訓你，他祇要用一個小指頭就能將你打倒，我決定請他來，不要逃。」

「我怕你的大哥嗎？我有一個大哥，比你的還要大，他能夠把你的大哥拋過籬笆去。」

（兩個孩子都覺得勝利沒有把握，都希望有這樣理想中的一個大哥來幫助。）

「你又在說謊。」

「你不也在說謊麼。」

湯姆用他的大腳趾在地上劃了一道線，說道：

「你若是走過這道線，我立刻將你打回原處去，什麼人敢走過來，他就有偷羊的本領。」
這個新來的孩子馬上走過那道「防線」，口裏嚷道：

「你要打，現在我看你打吧。」

「你不要嚷，你看着好了。」

「喂！你不是說要打我麼？爲什麼又不打了呢？」

「我敢發誓，要是你拿出兩分錢來，我就打你。」

新孩子從衣袋裏取出兩個分幣，放在手掌心裏，表示輕視湯姆的神氣，湯姆伸手一打，將那兩個分幣碰到地上，於是兩個孩子在地上打作一團，像兩隻貓兒一樣，過一分鐘後，他們互相扯住衣服，扭住頭髮，你抓我的鼻子，我拉你的耳朵，弄得各人身上都是灰塵，他們扭打了好一會，新孩子漸漸失利，湯姆忽然橫跨的坐在那新孩子身上，用拳頭在他身上亂擊：

「打得好受嗎？」湯姆得意的問。

那個孩子想掙脫，但是被湯姆緊緊坐住，他氣憤得哭起來了。

「好受嗎？」拳頭繼續在他身上擊着。

最後，那新孩子帶哭道：「饒了我吧！」湯姆放手讓他起來，口裏嚷道：

「現在教訓你一頓，以後不得再戲弄我了。」

新孩子拂去身上的灰塵（當然是拂不乾淨的），一壁走，一壁哭，有時也掉轉身去看看湯姆，不住搖着頭，心裏打算怎樣報復；湯姆用各種的話譏笑他，與高采烈的翻身回家去，他剛剛轉身的時候，那孩子拾起

一塊磚頭向湯姆拋去，磚頭從湯姆肩上飛過，然後那孩子像羚羊一般迅速地逃走。湯姆一直追到他的家裏，因此知道了他的住址。湯姆躲在門口守候他的敵人出來，可是等了好久，他僅在窗口看湯姆一眼，便不能再看見了，後來那孩子的母親走到門口，說湯姆是最壞而且兇惡的孩子，叫他走開去，這樣他不得不走開了，但是他說，這一次放過了那孩子。

他回到家裏已遲，很小心地從窗口爬進去，卻不曾注意他的姨母在窗口埋伏着，她看見他的衣服弄得骯髒不堪，決意罰他星期六在家做一天苦工。

二 快活的粉刷匠

禮拜六的早晨是特別清明而新鮮，生命也特別寶貴，個個人心裏都在歌唱，青年人的嘴唇像樂器一般地吹奏，個個人臉上顯露喜色，個個人脚步格外輕快；萬年樹的花兒怒放着，空氣中充滿芳香，這村莊前面一片碧綠的加府佛山，宛如夢境中的極樂世界，使人們心曠神怡。

湯姆在側道上徘徊，手裏拿着一大桶白粉水與一把長柄的刷子，他望着籬笆計算了一會，他滿腔的高興消失了，一切苦惱深深地侵入他的心田；這籬笆長達三十碼，高又九英尺，就是刷一個整天也難完全刷好，在他看來，生命是空虛的，人生祇有辛苦，他嘆息了一會，用刷子浸到白粉水桶內，然後舉起在籬笆上粉刷。他這樣一而再再而三的工作了一會，他將他已刷過的籬笆和未刷過的作一度比較，於是懶懶地坐

在一個木頭箱子上；基模跑到門口來，手裏提着一個洋鐵桶，唱着「牧羊女郎」的歌，從前湯姆怕到村莊裏去取水，但也不覺得怎樣討厭，他記得東井旁有許多同伴；白種混合種與黑種的男女孩子，按次序的在那裏取水，有的坐着休息，有的玩耍，以及相罵，打架，講笑；他又記得雖然那井距家不過一百五十碼，而基模去取水總得一個鐘頭纔回來，有的孩子比他遲去反而早回，當然基模是在井邊暢快的玩耍。湯姆說：

「喂！基模我去替你取水，你來代我粉刷。」

基模搖搖頭說道：

「湯姆先生！我不要，老太婆叫我快點去取水，不要和任何人瞎三話四，她並且說，讓湯姆先生去粉刷，我幹自己的事情，她又命令我不要做粉刷的工作。」

「基模，她老是那麼說的，你不要管它，把你的洋鐵桶給我吧！我祇要去一刻時，就回來，她決不會知道的。」

「湯姆先生！我不，老太婆要打破我的頭，要是我不遵守她的命令。」

「喂！她從來不打人的，（即便軟鞭已舉起，也會自動放下去）我不相信你的話，她雖然說得很厲害，但不會打你，——要是她沒有流淚，她決不會傷你一根毫毛，她常說剝我的皮，可是我的皮依然完好無缺！基模，我送你一個好玩的東西，——一個白色石彈！」

基模有點動搖起來。